

建筑师文图里：以戏谑的方式声援多元化

郑时翔

当代建筑进入百花齐放的时期，再难看到一个清晰统一的主张。今天的年轻建筑师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建筑学体系寻找方向时，相比现代主义末期的前辈，困难和迷茫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文图里的思想、著作和设计作品，似乎在暗示我们，发声的能力是一个时代最为需要的，即使用不成体系的声音，用尚未成熟的话语。

2018 年 9 月 18 日，美国建筑师罗伯特·文图里 (Robert Venturi) 在费城的家中安详离世，享年 93 岁 (图 1)。这位著名后现代主义建筑大师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建筑学院。1964 年他与好友约翰·劳什 (John Ranch) 和妻子丹尼斯·布朗 (Denise Scott Brown) 合作开设了自己的事务所。与此同时他极为重视理论的研究和整合，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担任教学工作。1991 年，他获得建筑界的最高奖——普利兹克奖。

文图里对于六十年代处于现代主义 (Modernism) 精疲力竭时期的西方青年建筑师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他在 1966 年发表的《建筑的复杂与矛盾性》(Complexity and Contradiction in Architecture) 犹如明灯，带给他们思想上的自由和出路。而发表于六年后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向拉斯维加斯学习》(Learning from Las Vegas)，则是对现代主义公开的挑战，也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建筑思潮的宣言。

文图里最为人熟知的建成项目就是他为自己的母亲文娜·文图里 (Vanna Venturi) 在费城栗树山设计的住宅 (图 2)，这是他完成的第一个设计。他的父亲留下了一笔遗产让妻儿可以舒适地生活，而母亲文娜决定用它来建一所住宅，并希望这个建筑可以成为文图里事业上的助力。在以往的采访中，文图里透露母亲好像并不十分热爱这个房子——它太过怪异；但她似乎意识到自己对儿子的支持是一种使命——这个建筑不仅仅关乎她个人，它是先锋性的、反现代主义的，很好地展现了文图里对时代的反叛。

反观西方建筑学史，如同建筑史学家肯尼斯·弗兰普顿 (Kenneth Frampton) 所言，是“一部批判的历史”。现代主义以前，建筑师从古典建筑中汲取所有建筑语汇完成设计；而现代主义意图推翻这种象征性语汇的堆砌，转而以工业发展为养料，强调理性和对结构材料的尊重，衍生出排斥传统、民

族性、地域性的国际式风格。这种风格打着“少即是多 (Less is More)”的旗号，用统一的语言削弱建筑潜在的多样性。这也是文图里在《建筑的复杂与矛盾性》一书中义正辞严地反对的要点。他批评了“少即是多”背后所指涉的对建筑面对的复杂问题过分简化的一系列设计手法，因为这种复杂是由生活中的不定因素和丰富的使用方式决定的，避无可避。他认为承认建筑是复杂的系统并不会否定路易斯·康 (Louis Isadore Kahn) 所说的“追求简单的欲望”。“通过真正的复杂才能形成明显的简单”。失去复杂性时，简单成了平淡，这是对建筑可能性的抹杀。因此，建筑的生成应保留一定程度的兼容并蓄，应对片断、矛盾、即兴活动 (improvisation) 不加绝对的排斥。

无从躲避的复杂与矛盾性

的确，对于当时的背景而言，城市建设需要考虑的功能



图 1 罗伯特·文图里

问题有着不断增长的复杂性。他们要处理的是诸如特殊的研究室、适应新型医疗器械的医院、区域范围或城市范围的大尺度规划等巨大工程。这些工程本身在技术上有了重大进展，而承载它们的建筑设计却因为现代主义的垄断造成一种极端的简化。这是文图里无法接受的。《建筑的复杂与矛盾性》就希望让人们重新正视这些复杂的现实，并发掘建筑可能存在的力量，他认为建筑师可以通过衡量得失做出决定，保留什么可行，什么可以妥协，什么可以放弃，在何处采取特定的手法，而不忽视甚至排斥

设计要求和结构在多种法则并行下必然出现的矛盾。如一个耐心的猎人般，文图里不断捕获现代主义的缺失之处，并旁征博引大量早期建筑的丰富元素，试图将被简化的东西重新唤醒，借以撼动现代主义的稳固根基。

书中大量列举现代主义以前建筑存在的诸多空间和形式上的丰富性，如巴洛克建筑在平面上的偏移、立面暗示的空间和内部真实空间的不统一、文艺复兴时期建筑复兴式的壁柱在尺度上的不适宜等 (图 3)。也指出了人们耳熟能详的现代主义大师如赖特 (Frank

Lloyd Wright)、柯布西耶 (Le Corbusier) 等一些项目可圈可点之处，与此同时却非常直接地批判了密斯 (Mies van der Rohe) 对于空间的简化。在种种古典建筑案例中，空间、形式、室内与室外、装饰与功能都复杂矛盾地糅合在一起：形式可能以一种矛盾的方式服从于功能，实体 (mass) 可能服从结构，外形可能服从室内空间等；赖特和柯布西耶在遭遇空间的矛盾性时采用他们精湛的设计手法隐藏和重组，这并不能证明它们不存在；而密斯不顾一切地规避掉一切可能的矛盾，这种均质化的简化在文图里看来，在某种程度上是对问题的逃避 (图 4)。

值得称赞的是，文图里对实现矛盾性在设计中运用的具体方式给出了阐释。比如他指出传统要素 (elements) 在建筑功能改变的过程中会出现新的含义。他承认建筑师的主要任务在于空间的组织而非技术的开拓，因此建筑师的创新具有绝对意义上的局限性。对于建筑师而言，理解和学习传统无法避免。在此基础上，如何以非传统的方式运用传统成为了至关重要的创新方式。再如他提到适应矛盾性的一个方法是运用“脱开的里层”，即建筑表皮的内部还有一层直接服务于内部空间的“次表皮”。两层表皮之间则可能形成“空腔”，一种不可用的“多余空间”。这间接认可了康对“建筑应既有好空间又有坏空间”的判断。在他看来，建筑可以为了实现某一特征，而牺牲一定的空间。虽然这样的设计手法在古典建筑中比比皆是，但在很多现代主义者眼中却如同毒药。更进一步地，他批判了现代主义主张的内外统一的法则并不能很好地适应场所环境。以阿尔瓦·阿尔托 (Alvar Aalto) 的不莱梅公寓 (图 5) 为例，该项目通过适应光线角度修正本应方正的空间。这种环境适应性法则直至如今仍在被探索。

文图里还大方地以自己事务所的设计为案例阐明复杂性



图 2 母亲之家，
罗伯特·文图里，1959—1964
均资料图片

